

孩子不聽話也是病？

醫者之言 指引來診症。這本書的第五版本，明年就面世了，現仍在諮詢期間，業界已引起很大反應。照理，精神病的診斷，是一項十分專業的學術。每一版的 DSM，都是參考了嚴謹的研究和討論。而醫學界對病症的意見，也不斷改進。例如同性戀，早期被認為是精神病，後來就成為個人的性取向。有趣的是，新一版的DSM-5，卻有點適得其反，尤其是孩子問題，很多正常的行為，都有可能成為精神病。

DSM的全名就是 Diagnostic Statistical Manual 診斷數字統計手冊，某程度上是一種數字遊戲，一種統計。只是一旦被捕上標籤，往往就要依靠藥物維持，因此很多人說：DSM-5 是為藥廠而設的。英美好些學者，對這本新DSM的許多更改項目，都提出質疑，認為應該更為擴大了精神病的領域，例如孩子的診斷，對立性反抗症（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(ODD)），將會把很多不聽話的孩子都變成精神病人。

最近幾周，一連串見過幾個孩子，都說是患了ODD。其中一個只有八歲，看去只是個瘦弱的小男孩，一點兒也沒有傷害力，但是據說失控時他完全定不了一只腳，只有把腿送入醫院。難教的孩子，已經讓父母頭痛不堪，如今變成病童，父母更是一籌莫展。問題是，很多孩子會在不同的時段失控，究竟孩子是大發脾氣，還是精神病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考。前者是把孩子當作孩子看待，後者是把孩子當作病人處理。

如何辨別？我覺得家庭評估十分重要。因為每一個精神病童背後，都可能有一對不和的父母。下面是一個十四歲孩子的故事。

雙胞胎的故事

這孩子是雙胞胎，哥哥沒有什麼問題，弟弟卻背負着一連串的精神病症：ODD、ADHD(過動症)。起碼有四、五個機構在跟進這個家庭。不久前兩個孩子與父親大打出手，結果是把弟弟送入院舍居住。

當時我想：三個人打架，怎麼送入院的只是弟弟？我後來問起這個問題，父母也說，這正是小弟的投訴：「為什麼只把我拉走？」母親補充說：「他認為該入院的是父親！」

幾句簡單的話，同時勾勒出這個家庭的脈絡：小弟源頭不絕，細數自己心中的委屈。他與哥哥雖是相隔幾分鐘，但是一生下來就是體弱多病，兄弟相比，他的體形就細了一截。本來一同上課，後來又比了下來，不但要入住兒童院，還要轉校。

我鼓勵他說：「我聽社工說你在新學校與院舍都表現不錯呀！」他忿忿不平地回答：「我現在讀的是brand three學校，怎比得哥哥在brand one？」初期我們都以為這是同胞相爭。但是很快就發覺這只是表

徵，他最抗對的原來是父親。

他質問父親說：「你是名校的畢業生，又是專業人士，知識和閱歷都比人高一等，怎麼在家中就可以橫行無忌，可以惡言罵人、打人？」母親趕快出來調停，她說那次只是自己出來勸架，意外地被丈夫打腫了眼睛，小兒子從此記恨在心。

實情對抗父親

如此來說，弟弟對父親的怨恨，有很大因素是為母親打不平。他承認，實在覺得父親對母親不好，有時不得不挺身而出。因此，父子之爭，絕非只是父子不和，箇中關係在千絲萬縷，永遠是牽涉着母親，甚至更多的家人。

小弟從小就容易生病，母親須要多加照顧，很自然地就形成母子同心，母親心中的苦惱，尤其對丈夫的不滿，兒子都一覽無遺，漸漸就養成不斷觀察父母，及為弱方打不平的習慣。

小弟既然如此投入家庭關係，免不了就怪責哥哥置身道外，因此，總是向兄長惹是生非，拳打腳踢是家常事，每次父親出來阻擋，二人戰就成為三人大戰，母親來勸架，就更成為家庭暴力。

其實哥哥並不真的是毫無反應，只是反應與弟不同。他說，明白父母多年不和，做兒子的理也理不了一，只好把自己關在房間內，只怪弟弟不斷無理取鬧，迫着他捲入漩渦。

參與家庭評估

其實父母不和，那有置若罔聞的孩子。只是空講無憑，因此，我邀請這家人參與我們一項特設的家庭評估，用電腦儀器探測父母之間的關係，究竟對孩子有多大影響；我們讓父母商量一些他們尚未達到一致的地方，而同時測量孩子在目睹父母互動時的生理反應。

在這歷時半個小時的過程中，父母談來談去，都是各說各的，母親不斷叫丈夫學講話，說話不要大聲，父親不斷否認妻子的指責，聲量自然提高起來。半個小時下來，夫妻二人雖然並沒有大幅度的爭拗，但是誰也沒有說服誰，電腦錄得兩個孩子的音量，有相同，也有不相同之處。相同的大致是父母出現僵局的

時候，兩個孩子都有反應。不相同的是兄弟各自對一些小節的回應，卻是各有分別：例如每次父親聲音提高時，哥哥的反應比其厲害。

哥哥解釋說，每次父親的聲音擴大，就怕父母會吵起來，不可收拾；其實父親這次對話，彼此都很克制，看來並沒有吵架的危機。弟弟說，他平時很難得見到父母會坐下對談，沒有想到父親也有難言之處。哥哥卻怕他們會談出事來，這是很有趣的現象。原來很多長久經歷父母矛盾的孩子，心中都有一種不安全的感覺，即使父母沒有吵鬧時，也會為記憶去審判當前的情境。如此看來，哥哥對父母的關注，一點都不比弟弟少。

哥哥甚至認為，我們不應該要他們交談，因為他不相信父母改變得了，每次嘗試都只會讓人不忍目睹。

逃避與挑釁

哥哥的逃避，與弟弟的不斷挑釁，恰成對比。一個是避無可避，一個是以他那奇怪的行為引人注目，不讓家人繼續繼續。

父母聽了孩子的心理，不得不面對彼此的分歧。初時以為夫妻間的事，與孩子無關，沒想上一代的矛盾沒有解決，總會以不睦传递到下一代。我問他們：「其實你們一早也知道婚姻出了問題，不是曾經尋求過婚姻輔導嗎？怎麼不去了？」他們說去了兩次，丈夫就諸多批評，結果只有讓妻子生他的氣。

怪不得大兒子對他們全無信心。不單如此，父母的例子讓第二代人的發展都重重阻滯，處事對人，總是充滿敵意，哥哥說：「我知道自己一直裹足不前，直到最近遇到一個好導師，才讓我努力突破！」弟弟卻是不能放下父母，仍然不肯走自己的路。好在父母終於對孩子承諾，他們決心接受婚姻治療，為他們提供一個和諧家庭。

父母擔心孩子行為，孩子行為卻往往只是反映着父母而非反映他們的錯，而是反映着他們的悲傷、怨恨和落寞。而最具殺傷力的，是他們彼此之間的仇視。

如果對立性反抗真的是一種症狀，那麼，弟所極力反抗的，該是父母關係長久不和所散發出來的怨氣衝天。

李維榕醫生



花蓮的色彩世界

上星期剛（又）到了台灣一趟，今次除了台北，還到了有名風景秀麗的花蓮。花蓮位於台灣東面的海岸線，對着太平洋。我訂了臨海的民宿，早上在戶外草地上吃民宿給我們預備的早餐：早餐簡單又健康，是新鮮烘出來的全麥多士，當地種的新鮮蔬菜沙律，加上令人看到也很開心的太陽蛋，再加一杯咖啡。（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，為什麼咖啡要用creamer而不用鮮奶呢？）

正是全穀、蔬菜及蛋白質均衡的一餐。很普通的食物，但是在太平洋那幾種不同的藍色海水，以及一直在變化的雲的擺佈下，兩個愉快的小時很快就過去了。我向來去旅行都是頗heal的，那些朝七晚十一的繁瑣忙碌團從來不是我的茶茶。）

我們吃完早餐，經民宿介紹的「導遊+司機」就在等候我們出發去遊山玩水了。

舒適遊太魯閣

去到花蓮，一定要去太魯閣走走。太魯閣國家公園面積很大（橫跨花蓮、台中、南投三縣），喜歡步行的人可以花上幾天幾夜去走。我這heay型旅人就當然選舒適又有美景的步道，其中砂卡礑步道是我的首選。我今次已是第二次到砂卡礑步道了——我會重遊舊地，因為就是同じ一地方，也會因不同時間、季節和同行的人物而令我有不同的感受和回憶——上一次是盛夏去，太陽猛烈地照在樹木及岩石上，閃閃發光得令人目眩；今次去有點小雨，反而令樹林綠得更深邃，有種優雅開闊的感覺。另外，砂卡礑溪的溪水長年清澈，常看到魚兒在水中游動，對我這個在城市長大的女生來說是令人很高興的境況。

除了太魯閣以外，七星潭也是我很喜歡的地方。一望無際的太平洋，由岸邊的「嬰兒藍」漸變成為「皇家藍」再變成遠方「寶石藍」，所有的顏色都呈